

易杰雄 主编

桂冠世界名人传记书系

劳伦斯传

邢建昌 著

Lawrence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劳伦斯传

④ 桂冠世界名人传记书系

易杰雄 主编

邢建昌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劳伦斯传/邢建昌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1

(桂冠世界名人传记书系/易杰雄主编)

ISBN 7-5043-4019-7

I. 劳... II. 邢... III. 劳伦斯, D.H. (1885~1930)
—传记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95706号

劳 伦 斯 传

作 者:	邢建昌
责任编辑:	刘一星
封面设计:	张一山
责任校对:	张 哲
监 印:	戴存善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2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人民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 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5043-4019-7/K·109
定 价:	17.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煤烟中的精灵	1
第二章	青涩的初恋	8
第三章	坐下等着下课的铃声	28
第四章	初涉文坛	37
第五章	遭遇弗丽达	55
第六章	激情旋律	71
第七章	《儿子与情人》	83
第八章	战争的阴霾	102
第九章	法与爱的矛盾	122
第十章	穷困潦倒	143
第十一章	恋爱中的女人	159
第十二章	南行	184
第十三章	墨西哥岁月	205
第十四章	流浪	217

2 劳伦斯传

第十五章	重返英格兰	226
第十六章	与“查泰莱夫人”共舞	237
第十七章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250
第十八章	夜幕与死神	277
附录一	劳伦斯生平创作年表	286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289

第一章 煤烟中的精灵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于1885年9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叫做伊斯特伍德的矿区山村。

伊斯特伍德位于诺丁汉郡与德比郡的交界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诺曼底人统辖的一个农庄（当时的名字叫埃斯特威克），农庄离工业城镇诺丁汉约10英里。英王查尔斯二世时期，伊斯特伍德作为一个传统的采煤区就已经存在了。19世纪末，这个地方明显地打上了工业革命的印记：黄褐色的大街，低矮肮脏的小屋，石板瓦铺就的房顶，高高矗立的矿井架，喷发的煤烟笼罩着附近居民的田园。矿工们有时到周围半荒芜的乡间偷猎，有时则三五一堆聚在酒吧用挣来的钱换啤酒喝。当这些男人醉醺醺地回到家里的时候，等待着他们的往往是一场争吵。因为，几个先令的酒钱，占去了妻子们安排生活的费用，使本来就很紧张的生活更显得拮据。

劳伦斯的父亲亚瑟·劳伦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在矿井劳动，是矿区上一名地地道道的矿工。年轻时的亚瑟·劳伦斯体魄强健，头发乌黑，胡子浓密，手臂上肌肉发达，走起路来步履矫健，而且能歌善舞，性情爽朗。1847年，亚瑟·劳伦斯28岁的时候，到诺丁汉郡，去帮助附近的一家煤矿打一眼竖矿井，傍

晚，常去看望住在诺丁汉郡北头巴斯福德区的姨妈。一次，应姨妈的邀请，参加了一场圣诞聚会。也就是在这次聚会上，亚瑟·劳伦斯遇到了姨夫的外甥女，当时只有22岁的莉迪娅·比尔德赛尔（Lydia Beardsall）。莉迪娅此时正处于失恋的郁郁寡欢之中，舞场上富有活力、潇洒自如、充满阳刚之气的亚瑟·劳伦斯引起了她的注意。而亚瑟·劳伦斯也被莉迪娅寡言少语却别有韵致的形象所吸引，于是，二人一见钟情。次年12月27日，亚瑟劳伦斯与莉迪娅在诺丁汉的圣斯蒂教堂举行了婚礼。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俩人的结合都显得仓促而缺乏了解。莉迪娅自幼曾经受到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她不仅读了许多书，还写过诗歌，热衷于辩论宗教、哲学或政治方面的问题。她属于知书达理，性情温和却又身体柔弱、体态娇小的那一类女性。而亚瑟·劳伦斯却几乎目不识丁，只能勉强签署自己的姓名。他喝酒，享乐，靠本能生活，矿工有的那些习性他几乎都有。而这些，莉迪娅几乎一无所知。或者，她是根据舞场上对亚瑟·劳伦斯的印象推想今后可能的生活，没有来得及思量嫁给一个矿工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潜藏着以后生活悲剧的诱因。

果然，结婚以后的情形是莉迪娅所始料不及的：

1875年的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一位当过教师的女性和一个煤矿工人在诺丁汉结婚。她从未见过他穿矿服的模样，而且对远离城市的矿村生活也一无所知。他带她到一个矿村安了家。他从矿井下班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竟以为一个黑人闯进了家门。

那个男人透过煤灰面罩咧嘴笑着一再解释他是她的丈夫。她终于认出他果真是自己的丈夫，便催他赶快去洗澡，因为晚饭已经做好了。他洗了洗手便坐在餐桌旁

吃起来。

“你还没洗澡哩。”她说。

“是的，亲爱的，我不是已经洗过手了吗？这都是煤灰，不是脏东西。”他答道。她强忍着把饭咽到肚里。

饭后，丈夫让她烧了一盆热水。随后，他把上身脱光，对她说：“女人，过来，给我搓搓背。”她犹豫不决。他说：“我自己洗不了。”

她为他搓洗背上的煤灰，心里却想呕吐。他感觉到了她在用湿布轻轻地搓洗他背部的肌肉。他嘴中哼着小曲。许多矿工都喜欢唱歌，而他的歌声在矿工中十分有名。^①

这段带有文学色彩的描绘，预示着二人婚后不幸生活的开始。婚后的头几个月，亚瑟·劳伦斯还能守在家里，努力戒酒，做一些家务。但是，很快，他放弃了誓言，又加入到了下班以后泡酒吧、酗酒、胡扯的队伍里。每次归来，等待他的都是一场恶战。他的妻子滴酒不沾，对丈夫酗酒更是深恶痛绝，因为这既浪费钱财，又导致自我放纵。于是，她对他大发脾气，喋喋不休地数落他、斥责他，甚至辱骂他，而他起初还能在醉意当中向妻子道歉以求妻子的宽恕，但是在妻子毫不示弱的凌厉攻势下，他变得暴躁起来，像一只粗鲁的畜生，撞桌子，叫骂，甚至咆哮，发出雷霆般的声音。这声音，和屋外的那棵巨大的白蜡树由于大风吹来而发生的呼啸声交相呼应，给人带来可怕的令人恐怖的感觉。很久以后，D.H.劳伦斯这样评价他父母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是一种肉体的结合，流血的斗争。我生来就痛恨我的父亲，从我开始记事起，他一抚摸我，我就吓得直打哆嗦。在我出生以前，

^① [美] 亨利·莫尔著，郭群英、方清涛译《劳伦斯传：爱情的牧师》序曲第3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

他就变坏了。”^①

尽管“战争”不断发生，亚瑟·劳伦斯与莉迪娅·劳伦斯这对不和谐的夫妻还是尽最大所能维系着生活。12年里，他们共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排行第四，是三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这个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日后成为英国乃至世界文坛引人注目的，争议最大的小说家、思想家。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天生体弱多病，生下来两周的时候，险些死于支气管炎。满月时的劳伦斯，看上去像只皮包骨头的兔子，劳伦斯夫人对劳伦斯能否存活下去，显得十分悲观。她甚至预感，这孩子顶多只能活3个月：“恐怕我很难把他抚养大。”劳伦斯夫人清楚地记得，婴儿时的劳伦斯颇有点与众不同，他眉毛奇怪地紧锁着，双眼格外沉重，看上去像承受着某种痛苦。劳伦斯自己也回忆说，他小时候，身体虚弱、面色苍白，还爱抽鼻子。因为身体虚弱，他不能和男孩子一起玩耍，只能和女孩子一起去采草莓。他的哥哥乔治常常宠着他，娇惯他，他的母亲更是把全部的爱心都倾注到这个劳伦斯身上，这使劳伦斯享受到莫大的安慰和快乐。

劳伦斯两岁至16岁期间，他的家总共搬了两次。第一次搬到了一个叫“布里奇”的低洼地区，住在矿主为矿工们建造的出租房屋里。劳伦斯夫人并不喜欢这里。因为，她家的厨房面朝一条嘈杂的小巷，小巷里到处是散步聊天的男男女女和满街乱跑的小孩，搞得家里一刻不得安宁。后来，劳伦斯一家又搬到了位于通向布里奇的斜坡上的沃克大街。在这里，劳伦斯住到16岁。

少年时代的劳伦斯并不缺乏生活的阅历，他有时沿着向北

^① [美] 哈里·莫尔编，刘宪之、乔长森译《劳伦斯书信选》，第11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

延伸的公路和人行道步行到乡间，一个人置身于舍伍德林中，来摆脱那由砖瓦、煤灰、矿井上的巨轮和小铁轨等构成的矿区环境。有时劳伦斯不去城北，而到城东一英里处的格里斯里去。那里的14世纪遗留下来的古城堡、护城河和一片土筑的废墟，对童年的劳伦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格里斯里北面一英里的一座城堡的废墟、古老的博瓦尔修道院、修道院北部和西北部延伸的海帕克森林和森林西边的莫尔格林水库，都留下了劳伦斯的足迹。这些地方深深扎根于劳伦斯的记忆里，成为劳伦斯早期作品的重要背景。晚年的劳伦斯曾不止一次地回忆说，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随着孩子们一个一个地长大，围绕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亚瑟·劳伦斯与莉迪娅·劳伦斯又开始了不断的争吵。亚瑟·劳伦斯蛮横地要儿子继承父业，下井当矿工，女儿则外出帮厨。而莉迪娅·劳伦斯则自有想法，她鄙视丈夫的选择，决不愿意孩子们像父亲那样永远当一名矿工，或其他体力劳动者，发誓将孩子培养成体面工作的白领。出身于古老的苏格兰世家，有着强烈的优越感的莉迪娅按照自己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孩子。到了学龄期，劳伦斯被送到博瓦尔寄宿学校。博瓦尔寄宿学校有许多带有尖塔、三角顶和高大的烟囱的红砖楼房，属于歌特式建筑。在这所学校，劳伦斯生活、学习了5个年头。

然而5年的学习生活对劳伦斯来说是不幸和难熬的。他上学的第一天，竟然痛哭流涕，因为他认为从此再也不会自由自在的日子了，上学意味着被学校牢牢地控制住了。当时劳伦斯的哥哥威廉·厄内斯特·劳伦斯也在这所学校学习。威廉·厄内斯特·劳伦斯精力充沛，好学上进，还是学校一名集游泳、跨栏于一身的优秀运动员，拿过许多奖状，深得校长和老师的喜爱。D.H.劳伦斯厌倦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学习，常常漫不

经心地对待学业，这引起校长的不满。校长便以厄内斯特为例批评劳伦斯，使劳伦斯年幼的心灵常常受挫。他不喜欢按照《圣经》的思路给自己起的大卫名字。别人叫他大卫的时候，倔犟的他拒绝回答，这使校长很不高兴，免不了对劳伦斯奚落一番。学校束缚人的清规戒律，常常使劳伦斯感到头疼，如果不是母亲的细心呵护，劳伦斯怕早就退学了——乔治·劳伦斯这样回忆说。

尽管如此，劳伦斯那聪明敏捷的天性还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为瘦弱，劳伦斯不喜欢过于激烈的运动，特别讨厌足球和板球。和男伴在一起玩耍，他总是郁郁寡欢，连他的哥哥也不愿意接受他为游戏伙伴。于是，他远离同性伙伴，而在女性伙伴中找到了无尽的乐趣。他领着他的女性伙伴到田野，到铁路边游戏玩耍，他喜欢控制他的游戏伙伴，给她们指派角色，制定规则，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被人信任的指挥者和导演的角色。劳伦斯创造游戏的天才在这里被充分显示出来了。

孩提时代的劳伦斯表现出敏锐地感知周围事物的能力，他本能地、直觉地捕捉大自然的无限生趣，没有一朵花、一棵树或一只鸟能够躲得过他的眼睛。他在大自然气象万千的变化当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这隐约昭示着劳伦斯作为一位天才的道路和方向。

12岁的时候，劳伦斯获得了进入诺丁汉高中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劳伦斯在那个嘲笑他的校长的帮助下获得的。奖学金由郡议会颁发，额度为12英镑。这笔钱并不能解决劳伦斯上学的全部费用，只能够支付学费和从伊斯特伍得到诺丁汉的火车票钱，然而劳伦斯的母亲省吃俭用节省下钱，补足了劳伦斯上学所需费用的差额部分。以后的发展证明，奖学金对劳伦斯非常重要。因为有了奖学金，劳伦斯才得以读完中学课

程，从而奠定劳伦斯今后从事创作的基本条件。然而，成年后的劳伦斯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获得这笔奖学金是个不幸，因为他虚弱的身体吃不消每天乘火车往返于伊斯特伍德和诺丁汉的劳累。劳伦斯甚至固执地相信，致命的肺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的确，读中学的三年，劳伦斯生活十分艰辛，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冻严寒，每天早上7点，劳伦斯必须穿上学生服，离家乘火车到学校，然后每晚7点钟到家。在火车上，劳伦斯经常不停地干咳，并习惯地用左手捂着嘴。

比起那所寄宿制学校，这所曾以教文法为主的诺丁汉中学显得宽容、开放，更适合劳伦斯的发展。劳伦斯在这里受到了相当好的教育，而劳伦斯的学习情况，据后来接任诺丁汉中学校长的雷诺尔兹提供的情况说：

1900年复活节，他（指劳伦斯——作者注）在新四年级学习时，因成绩名列前茅被授予奖状。1900年7月的学习成绩表中记载在新五年级的21名男生中名列第十，并因数学成绩为第四名而得奖。在这个年级里，他的英语和德语成绩都是第十三名，法语成绩是第十九名。最后一年成绩单记载，1901年7月，在新六年级的19名学生中，他名列第十五名。^①

如果这份回忆材料可以相信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劳伦斯数学成绩非常突出，而英语、德语和法语却不怎么样，这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劳伦斯早年学习的基本情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语言和作文成绩都不怎么样的劳伦斯，日后却用语言创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世界。

① 《劳伦斯传：爱情的牧师》，第31页。

第二章 青涩的初恋

1901年，正在诺丁汉中学读书的劳伦斯，在海格斯农庄遇到了他15~20岁生活经历中除母亲之外最重要的一位女性——杰西·钱伯斯。杰西·钱伯斯是海格斯农庄钱伯斯家中的次女，比劳伦斯小一岁（生于1887年1月29日），是劳伦斯早期小说的女主角——《白孔雀》中的艾米莉，《儿子与情人》中的米莉亚姆的原型。杰西·钱伯斯与大卫·劳伦斯的苦涩、复杂的感情纠葛一直维持了12年。

据杰西·钱伯斯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劳伦斯是在公理会教堂一次主日学校的集会上，但是俩人的真正相识，却是在劳伦斯母亲带领劳伦斯到海格斯农庄做客时发生的。钱伯斯一家与劳伦斯一家的友谊缘于两位母亲在镇上小教堂的相遇。莉迪娅·劳伦斯向钱伯斯夫人倾吐了多年来积蓄下来的对这个矿区的抱怨，而钱伯斯夫人看起来似乎很愿望倾听莉迪娅·劳伦斯的抱怨。劳伦斯夫人感到心情舒坦，答应有机会到农场拜访钱伯斯一家。

三年以后，劳伦斯夫人在儿子赫伯特·劳伦斯的陪同下拜访了钱伯斯农庄。这次行动，对莉迪娅·劳伦斯母子来说，是一件需要认真做出安排的事情。劳伦斯清楚地记得那次出行：

临行前母子二人对莉迪娅新外套亲昵的取笑，途中，对矿井入口处的仔细观看和感叹，然后，穿越田野，走过一片树林，古老的农庄就出现在母子二人面前。劳伦斯在农庄庭院门口见到了一位系着脏围裙的小姑娘，“她大约 14 岁，脸蛋黑里透红，短短的黑发自然地飘落着，美极了。一双黑眼睛对着进来的陌生人害羞、疑惑，还略带惊奇地望着……”^①杰西对劳伦斯夫人及赫伯特·劳伦斯的这次来访，也记忆犹新。她记得，当一位精力充沛的妇人领着一位男孩出现在农庄院子里的时候，她害羞地躲到了厨房。一会儿，又突然出现，忍不住好奇，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身材修长的男孩，而劳伦斯细致打量她的目光使她感到不自在。当时，杰西正因为辍学而郁郁寡欢。虽然杰西很愿意上学而不愿意呆在家里，但是，钱伯斯夫妇还是决定把杰西留在家中。可怜的杰西每天做的工作，就是接送妹妹上学，然后返回家中的厨房。因此，当穿着公学校服的劳伦斯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对他真是既羡慕又妒忌。很快，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在一起聊天、散步，她带他到屋外看树林和远处的山峰。劳伦斯注意到，姑娘脸红的时候非常动人，而杰西发现劳伦斯有点儿喜怒无常，一会儿兴高采烈，一会儿又变得腼腆而孤僻。

两家夫人的这次会见很快结束了。后来，劳伦斯夫人好像再没有去过海格斯农庄。但她却建议赫伯特·劳伦斯利用每周休息半天的时间里到农庄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这样会有利于健康。这个建议得到了劳伦斯家人特别是劳伦斯的认同。一连几年，劳伦斯每周休息的半天里，几乎都是在农庄里度过的。杰西的父亲很喜欢这个孩子，像对待成人一样与他谈天说地。杰

^① [英] D.H.劳伦斯著，刘一之等译《儿子与情人》，第 141 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年。

西和她的兄弟们则怕他摆架子不理睬人而躲着他。为了回报钱伯斯一家对劳伦斯的厚爱，劳伦斯夫人邀请钱家女儿梅每周一次到家里喝茶。梅第一次到劳伦斯家时，劳伦斯夫人和赫伯特正在举办晚会，家人一起说说笑笑，既快乐又轻松。后来，亚瑟·劳伦斯回来了，赫伯特立即变得神情紧张，不敢言语，头埋进茶盘里，劳伦斯夫人也很少抬头，很少说话。赫伯特的父亲却不在乎，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依然和家里人打着招呼。梅感受到赫伯特·劳伦斯对父亲简直是一种仇恨的情感。直到晚餐结束，赫伯特的父亲离开到一家酒馆，赫伯特才又开始说说笑笑。劳伦斯夫人向梅解释说：“他恨他爸爸。”

1901年夏季学期结束，劳伦斯的奖学金也随之终止。劳伦斯的母亲坚持要劳伦斯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寻找工作，这对生性敏感、自我意识强烈的劳伦斯来说，无疑是一场折磨。他被迫到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阅招聘启事，他不敢也不愿意让人看到他是为找工作而翻阅报纸，就假装是看新闻以掩人耳目，结果弄得浑身不自在。有一次，为拖延时间，劳伦斯踱步走到窗前，恰巧看到一辆酿造厂的马车经过这里，他痛苦地希望自己能像那个健壮的、无忧无虑的马车夫，或者像阳光底下的一条狗，一头猪，以摆脱由于找工作所带来的无休止的烦恼和压力。后来，劳伦斯在哥哥威廉·厄内斯特的帮助下，在一家位于诺丁汉的制造外科和矫形器械的海沃德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老板对劳伦斯母子进行了面试，劳伦斯再一次经受了像当初找工作时一样的自我意识的折磨。劳伦斯不能够在正式场合或与人交谈时自由表达自己，这大大阻碍了人们对他真实才干的了解。而一旦不能达到有效的沟通，劳伦斯的怨恨就忍不住地要发泄出来。他对那个面试他的小个子男人（老板）充满了憎恨。在劳伦斯看来，老板眼里流露出轻蔑的神态，他把劳

伦斯看成了乡巴佬。而实际上，老板只是让他读了一封法语信，顺便告诉他，当“doigts”与袜子连用时，其含义是“脚趾”而不是“手指”。

劳伦斯在这家公司里要干的工作，是检拆用法文或德文写的信件，然后把它们译成英文，再把信件原文和译成的英文一起归类整理，置入订货登记簿里。劳伦斯的工作时间长达 12 小时，而每周的工资却只有 8 先令。我们难以想象，这单调乏味的工作和长时间的投入竟然没有使劳伦斯沮丧、厌倦。他对公司里那些女工保持了一种美好的记忆，那些女工因为是特种工，在收入上又往往比别人高，因此常常炫耀自己。劳伦斯将自己的感情移到了这些女工身上，在《儿子与情人》里，劳伦斯充满感情地描写了驼背女工范妮那秀美的卷发和甜美的歌声。但是，据一位非常了解劳伦斯的乔治·维尼尔的看法，那些女工实际上非常粗野，她们经常从这乡下来的小伙子身上寻开心，用粗俗的玩笑攻击他，甚至有一次，这些女工把劳伦斯推到一间储藏室里，解开他的衣服，并扑上前去，试图撩拨起他的性欲。劳伦斯被这种场面吓得呆了，他感到恶心，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还是挣扎着逃了出来。这件事对劳伦斯打击很大，乔治·维尼尔坚持认为，劳伦斯的肺炎与这次惊吓有关。

几个月后，家里的一场变故结束了劳伦斯在这家公司的工作。劳伦斯的哥哥厄内斯特为了每年 120 镑的薪水而拼命工作，积劳成疾，不幸患了肺炎丹毒症，死在了伦敦的一间窄小的公寓房里，年仅 23 岁。厄内斯特的死，对劳伦斯夫人的打击可谓大矣！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她穿过迷宫般的伦敦南区的街道，到达厄内斯特的住所时，可怜的儿子已经再也不能叫妈妈了。母亲悲痛欲绝，心如刀割。她强烈地希望儿子能在商界金融界出人头地，现在，这个愿望被彻底粉碎了。

厄内斯特的葬礼过后，莉迪娅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日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时常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发呆。儿子赫伯特请求母亲给他一些关爱，但这并不能唤起母亲的柔情，反而得到母亲生硬的拒绝。一连几个月，母亲都陷入痛苦的往事回忆中。

直到这年冬天，一场险些要了赫伯特性命的肺炎，才使母亲从痛苦中摆脱出来。她意识到，和其他孩子比较，这个赫伯特在她心目中具有特殊位置，再也不能让儿子遭受不幸了，莉迪娅强烈的母爱又一次被点燃了。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赫伯特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母子感情变得更加亲密，直到莉迪娅一生中的最后9年，赫伯特一直是莉迪娅“强烈的母爱的惟一接收者”，以至于在20岁以前，劳伦斯一直走不出母爱的罗网。

劳伦斯躲过了人生的第一次劫难。他的身体刚一好转，杰西的父亲钱伯斯就用装牛奶的车接劳伦斯到农庄玩。钱伯斯夫妇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劳伦斯，杰西和她的兄弟姐妹也不像以前那样总躲着他了，孩子们又在一起玩耍、嬉戏，每当这时，劳伦斯总是感到格外愉快。只有在农庄，劳伦斯才感到快乐。他已经把自己融入到了海格斯农庄，和钱伯斯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帮钱伯斯夫人清理炉床，做家务活儿，甚至和钱伯斯先生、钱家儿子们一起，到离农庄4英里的干草地里割草。在逐渐恢复体力和身体健康的愉快心情的推动下，劳伦斯干起活来特别卖力气，精神头十足，充满活力，这给钱伯斯一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钱伯斯夫人骄傲地说：“我与赫伯特在一起特别愉快。”

劳伦斯光顾海格斯农庄越来越频繁了，这开始引起母亲的不满和妒忌，她说劳伦斯应该打点行装搬到海格斯农庄里去